80后大学毕业生的抉择:

回家还是“漂”在外,这是个问题

本报记者 姚楠

28岁的菏泽小伙高凤亮本科毕业四年,也在外“漂”了四年。一年365天,基本上只有过年时才能回趟家,看望父母、会会亲友。而每次回家,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摆在他面前:是回家发展,还是继续“漂”在外面?高凤亮一直是认准了要回家的,但苦于菏泽当地的发展机会太少,找不到合适的工作,他只得接着在外“漂”。

像高凤亮这样的高学历“漂”一族有很多。一边是对家的牵挂,一边是小城市提供的发展平台较小——回家,还是继续“漂”在外,这是个问题。

本科毕业后,高凤亮想在菏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,但一直未能如愿。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

在外工作,难耐八小时之外的孤独

大年初三,高凤亮与朋友聚会,不可避免地又被问及是否要回家发展的问题。

他本科读的是地理信息系统专业,目前在北京一家空间信息公司驻西安办事处工作。毕业四年来,他先是在西安一家数据生产类公司做技术支持,一年后跳槽到苏州规划局地理信息中心,去年4月又“被挖到”现在的公司。跳了两次槽,月工资也由最初的一两千涨到现在的六千多。

尽管在外的发展前景很好,高凤亮却是个坚定的“回家主义者”。他认为,“父母年纪越来越大,需要我在身边,回家是必然的选择”。

实际上,高凤亮毕业时就在为回家发展做打算。在毕业的第一时间,他把档案转到了菏泽,谁料却无法在菏泽找到合适的工作。

一个人在外地租房、工作,高凤亮早就习惯了。他说,在外工作不难,难的是八小时之外,家人和朋友不在身边的孤单和寂寞。去年夏天,他在北京参加公司培训,除了几个同学和同事,偌大的北京城没有熟悉的朋友,“周末是最难受的,不知道该去做什么。”

想回家发展,却难寻合适平台

对于高凤亮回家的想法,家人自然欢迎,同龄的朋友们却持有不同意见。在北京工作的同学王国兴就不愿再回菏泽,他看重的是北京丰富的物质文化条件,“在北京会友可以去饭店、咖啡馆、商场,而在菏泽,这样的选择并不多。”

高凤亮学的专业多用于三维设计,而直到现在,菏泽还鲜有此类的专业公司。若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单位,就只能“随便找家小公司”了。“但这样我肯定是不甘心的。实在不行,就先趁年轻,在外面多积累些为人处世的经验,再回家创业。”

“如果能考上家乡的公务员或事业单位,有份稳定工作,我肯定马上回来;但回不来的话,就先干好眼前的工作吧。”说到未来的目标,高凤亮觉得,小城市中能让他和家人觉得踏实的职业,似乎也就剩下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了。

公务员、事业编似乎成了回乡的最好选择

多数选择回乡发展的年轻人和高凤亮的想法相同。2010年考上菏泽市公务员的李佳芮直言,在家人的观念中,基本上只有公务员、事业单位才算“正经工作”,而拿到高学历再回乡进企业,尤其是“小企业”,几乎是件“丢脸的事”。

而每年动辄几百选一的公务员考录比例,也在印证着李佳芮的话。“和外面相比,小城市除了物质、文化相对贫乏外,能给人提供的机会和选择也少。许多人不是不想回来,是回不来。如果家乡都是不太稳定的工作,宁可在外打拼。”

她说,硕士毕业后,她本已联系好了要去北京做律师,但当菏泽公务员录取通知下来后,对稳定、低成本和相对舒适生活的追求让她很快作出了留在家乡的决定。“虽然我在小城市看不到话剧表演,看不到摇滚乐团,但我可以下班后和家人在一起,可以相对容易地买套大房子。”她笑叹,通宵看摇滚已不是“奔三”的人能折腾得起的事了。

滨州乡医袁存峰四年春节都值班:

我们值班才能让社区村民安稳过年

本报记者 张牟幸子

作为滨州市许楼社区卫生室的一名乡村医生,家住博兴县的乡医袁存峰已经连续四个春节都在值班。对此,袁存峰并无怨言:“我们值班,村民生病就能随时找到我们,他们才能安安稳稳地过个年。”

初一下午,袁存峰到村民牟卫荣家为其输液。 本报记者 张牟幸子 摄

“家里人都习惯了”

今年57岁的袁存峰,家住滨州市博兴县纯化镇袁家村。大年初一下午,袁存峰就来到了滨州市许楼社区卫生室。今年春节,他被安排在初一下午至初二下午值班,整整24个小时。

袁存峰说,自从2008年村卫生室合并成许楼社区卫生室后,他每年春节都要在卫生室值班。说起无法和家人一起过年、走亲戚,袁存峰无奈地笑了笑:“家里人都习惯了。”

因为是在滨州市第一批实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卫生室工作,乡医袁存峰时刻都要为自己负责的村民准备着。袁存峰表示,乡医必须要值班,因为随时会有村民前来看病,这样才能让他们负责的社区里的村民安安稳稳地过个年,“来卫生室比去医院方便多了,有什么急病我们也好指导村民到医院去。”

上门服务是常事

说话间,一名村民就跑来卫生室,请袁存峰去家中为其老母牟卫荣输液。

69岁的牟卫荣患有脑血栓,并伴有高血压和糖尿病,住院十天后回到家里一直都是卫生室的乡医给她上门输液。牟卫荣的女儿说,前两年母亲病情没这么严重时,都是亲自去卫生室输液,现在行动不便,只能请医生到家里来。“不用去医院,直接去卫生室找他们就行,真是很方便。”牟卫荣的女儿说。

袁存峰说,这种情况很平常,有些村民年纪大了行动不方便,或是有病不能下床,乡医们就去家里给村民看病。而年底也是他们最忙的时候。他们需要去自己所负责的村民家里了解情况,做到心中有数。据了解,每位村民手中都有写着乡医电话的联系卡,到了年底,打电话咨询的村民特别多。

袁存峰告诉记者,入冬后,村里感冒的村民比较多,来拿药打针的病人也特别多,每天要接待80个人左右,一天下来基本没有多少空闲。